苏 联 儿 童 文 学 金 色 文 库 优 秀 作 品

森林报

ЛЕСНАЯ ГАЗЕТА

◆讲述森林里树木和鸟兽的趣事
◆充满童趣的大自然百科全书
◆俄罗斯最新版本国内首次推出

[苏] 维·比安基 著
吴多 译 桑卓 审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No.7 秋季第一月——候鸟离家月 001
一年——12 个月的太阳长诗 002
林中纪事 004
森林里来的第四封电报/离别之歌/水晶般的早晨/最后一批浆果/出发/森林壮汉之战/等待帮手/森林里来的第五封电报
都市新闻 013
黑夜里的惊扰/大胆的突袭/森林里来的第六封电报/把蘑菇都忽略了/喜鹊/山鼠/秋天的蘑菇/都藏起来了
候鸟飞去过冬了 022
从空中开始的秋天/什么鸟儿往哪儿飞/从西往东/铝环 Φ-197357 的简史/从东往西/向北——飞向漫漫长夜的地区
林中大战 028
农庄趣事 030
沟壑的征服者/和平树/采集种子/我们的主意
农庄新闻 034
母鸡选种/星期日/换房易名/把小偷关在瓶子里
狩猎 036
上当的琴鸡/好奇心重的雁/六条腿的马/迎战/开始猎兔了/围猎
无线电联络 048
喂！喂！这里是乌拉尔原始森林/这里是乌克兰草原/这里是沙漠/这里是亚马尔半岛苔原/这里是山，是世界屋脊/这里是大西洋
打靶场：第七次竞赛 056
公告 058
“锐眼”竞赛/修筑窝棚吧
No.8 秋季第二月——积存粮食月 060
一年——12 个月的太阳长诗 061
准备过冬 062
年轻的过冬者/来得及准备/储藏蔬菜/松鼠的干燥室/活的储藏室/

自己就是一个储藏室
林中纪事 068
夏天又来了/受惊/贼偷贼/恐惧/红胸脯的小鸟/星鸦之谜/捉住一只松鼠/我的小鸭们/女巫的笤帚/有生命的纪念碑
候鸟飞去过冬了 078
候鸟迁飞之谜/没那么简单/其他原因/一只小杜鹃的简史/秘密破解了，神秘依然
农庄趣事 085
农庄新闻 086
昨天/既有营养又好吃/来自新生活集体农庄的报道/让百岁老人采的蘑菇/入冬前的播种/植树周
都市新闻 088
在动物园里/没有螺旋桨的飞机/快看/鳗鱼的最后一次旅行
狩猎 092
秋猎/在地下
打靶场：第八次竞赛 101
公告 103
“锐眼”竞赛/谁都可以/非请勿扰
No.9 秋季第三月——冬客临门月 106
一年——12 个月的太阳长诗 107
林中纪事 108
森林里从来不是死气沉沉的/莫名其妙的现象/飞花/北方飞来的鸟儿/东方飞来的鸟儿/该睡觉了/最后的飞行/貂追松鼠/兔子的诡计/不速之客——隐身鸟/去问问熊/啄木鸟的打铁/严格按照计划
农庄趣事 122
咱们比它们机智
农庄新闻 123
棕黑色的狐狸/细丝上的房子

都市新闻 125
瓦西里岛区乌鸦和寒鸦的集会/侦察员/小屋——陷阱
狩猎 127
捕猎松鼠/带斧头打猎/猎貂
打靶场：第九次竞赛 136
公告 138
“锐眼”竞赛/为鸟儿建立免费食堂/帮帮挨饿的鸟儿
打靶场答案 140
“锐眼”竞赛答案 144

一年—— 12 个月的太阳长诗

9 月，阴沉，嘶吼。最先开始变脸的是天，乌云越来越密集，风越来越爱号叫，秋天的第一个月来了。

秋天有自己的工作安排表，就像春天一样，只是刚好相反。秋天的工作从天空开始。树叶在头顶上渐渐开始变黄，变红，变褐。叶子们得不到充足的阳光，开始枯萎，绿色渐渐消退了。树枝上有叶柄的地方，变成了蔫了的圈。甚至在平静无风的日子里，树叶也会突然飘落。黄色的桦树叶、红色的杨树叶轻轻飘荡着，悄悄滑向地面。

清晨醒来的时候，你发现了青草上的白霜，第一次霜，总是发生在黎明前，于是在日记中记下：“秋天开始了。”从这一天开始，准确地说，是从这一夜开始，秋天开始了。从枝头飘落的枯叶越来越多，到后来，秋天的东北风把森林华丽的夏装都夺了去。

雨燕没了踪影，家燕和在我们这一带过夏的其他候鸟都开始集合，在夜里悄悄起程，踏上了遥远的征程，空中越来越空旷。水越变越凉，人们已经不再想去河里洗澡了……

突然，像是为了纪念激情夏日——天气又回暖了。一连好几天都温暖干燥，晴朗无风，长长的细蜘蛛丝在静静的空气中，泛着银光……田里的新绿也在愉快地闪耀。

“夏婆婆回来了。”村子里的人笑着说，他们欢天喜地地欣赏着生机勃勃的秋播作物。

森林里的居民们开始为漫长的冬季作准备，为未来的生命们找到了安全的地方，包得严严实实，暖暖和和的，这样的状态将会一直持续到开春。

兔妈妈们怎么也平静不了，它们还不承认夏天已经过去，又生下了小兔儿，就是所谓的秋天落叶时出生的落叶兔。蘑菇长出了细长的芽。夏天过去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候鸟起程归来了。

森林那边像春天一样给我们编辑部拍来了一封封电报：时时有新闻，天天有大事。鸟儿们开始了又一次的大搬家，不过这次是从北往南。

就这样，开始了秋天。

林中纪事

森林里来的第四封电报

（本报特约记者发）

那些衣着华丽、五彩斑斓的鸣禽都消失了，没看到它们怎么出发的，因为它们飞走的时间是半夜。

许多鸟儿都愿意选择在夜里飞行，因为这样安全。这个季节，游隼、老鹰和其他猛禽都在半路上对迁徙的鸟儿们虎视眈眈呢。但是在黑暗里，这些猛禽是不会攻击它们的，鸟儿们也能看清楚通往南方的路。

一群群的水禽——野鸭、潜鸭、雁、鹬……出现在了海上的长途航行线上，这些有翅膀的旅客依然会在春天歇过脚的那些地方停歇。

森林里的树叶还在变黄。兔妈妈又产下了三只小兔，这是今年的最后一窝小兔，就是我们叫的落叶兔。

在河湾内长有水藻的淤泥岸上，被谁印上了一些小十字，每天晚上都有，小十字和小点子布满在淤泥上面。于是我们在这小海湾的岸上搭了一个小棚子，想看个明白：究竟是哪个捣蛋鬼。外面秋高气爽，空中没有一丝云彩。空气凉凉的，在乔木、灌木和青草间，到处都挂着银色的细蜘蛛网。纤细的蜘蛛网上布满了珍珠般的小露珠，每张蜘蛛网的中间都有一只小蜘蛛。

一只小蜘蛛将自己银色的网张在了两棵小云杉的树枝间。蛛网被寒露衬托着，水晶般的，仿佛一碰就会碎掉。蜘蛛则缩成了一个小小的球，死死的，一动也不动。是苍蝇还没飞出来，所以它不活动，还是它被冻僵了，抑或被冻死了？

我很小心地用手指碰了一下它。

没有反抗，小蜘蛛像一粒没有生命的石头掉在了地上。

哪想到它刚掉在地上，就立刻跳起来，拔腿飞奔了，不知藏去了哪儿。

好一个骗人精！

也不知道它还会不会回到这张网上来？还能找到这张网吗？或者另外织一张新的？它费了多大劲啊！前前后后、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又是打结，又是绕圈，得费多少心血！

小露珠在纤细的草尖抖动着，好像长长的睫毛上的泪珠一样。它们闪烁着，散发出喜悦。

路旁那最后的几朵小野菊，耷拉着它们那花瓣裙子，等待着阳光来温暖它们。

在凉凉的、纯净的、玻璃般的空气中，无论是五彩缤纷的树叶，还是被露水和蛛网染成了银色的青草，或是夏天从来没有过的蓝蓝的小河，都变得那样漂亮，让人舒心。我所能找到的最难看的东西，是一棵冠毛残缺了一半还湿漉漉的黏在一起的蒲公英。还有一只毛茸茸的灰蛾，它的脑袋都不完整了，大概是被鸟儿啄的。回想夏天时，蒲公英的头上曾戴过成千上万顶小降落伞，多神气！灰蛾呢，也曾经活生生的，脑袋干干的，光溜溜的！

真为它们遗憾，我把灰蛾放在了蒲公英上，然后把它们捧在手里，让森林上空的太阳暖和暖和它们，冷冰冰的，湿漉漉的灰蛾和蒲公英都只剩下了一口气。后来它们一点一点地苏醒了过来，蒲公英头上的小降落伞干了，变成了白色，轻飘飘地飞了起来；灰蛾的翅膀也慢慢恢复了能量，变成了青烟色，毛茸茸的。这两个小可怜也变美了。

一只黑琴鸡在森林某个地方低声嘟囔着。

我向灌木丛走去，想绕后面偷偷走到它身边。我很好奇它在怎样喃喃自语，“啾唧啾唧”仿佛在回忆春天的游戏。

可当我刚走到灌木丛前，那黑琴鸡就呼啦一声响，几乎从我的脚下飞了起来，那响动吓我一大跳。

原来就在我旁边，还以为它离我很远呢。

这时，远远地传来一阵喇叭似的鹤鸣声—— 一群鹤从森林上空飞走了。

离我们远去了……

■ 记者 维利卡最后一批浆果

沼泽地上的蔓越莓成熟了，它们生长在泥潭的草墩上，浆果则躺在青苔上。浆果倒是老远就能瞅见，可是看不见它们长在哪儿。凑近了，才看清，原来在青苔的“垫子”上，蔓延着细细的茎，茎的两旁生着硬挺挺的小叶子。

这就是整个的小灌木。

■ 尼·巴甫洛娃

出发

每日每夜都有很多带翅膀的旅客上路。它们从从容容地飞着，中途要作很长的停歇——这跟春天来时可不一样。看来它们很舍不得离开这里呢。

飞走的次序跟来时刚好相反：色彩鲜艳的鸟儿最先飞走；春天最先飞来的那些燕雀、百灵、鸥鸟最后飞走。有许多鸟，是年轻的先飞；燕雀呢是雌的比雄的先飞。强壮有力的，能吃苦的鸟儿，停留时间则久一些。

大多数鸟儿直接向南飞——飞往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飞往地中海、非洲。少数向东飞——飞过乌拉尔，经过西伯利亚去印度，甚至美国。就这样飞过几千公里的路程。

森林壮汉之战

日落时分，森林里发出了低沉短促的吼声。林中壮汉——有犄角的大公麋（mí）鹿，从密林里走了出来。它们用仿佛发自内脏的低沉的吼声向对方叫嚣着。

战士们在空地上相遇了。它们用蹄子刨着地，威风凛凛地甩了甩犄角，由于盛怒而双眼充血，仿佛要迸出火焰，它们低下有大犄角的头，伴着霹雳声和嘎嘎声，犄角撞在了一起，随即钩在一起，用尽全身的力量猛地撞向对方，拼命想扭断对方的脖子。

它们猛地分开，随后又交缠在一起战斗，一下子前倾到地上，一下子又用后腿立起来，用犄角猛撞着。

森林里传来笨重的犄角猛撞的咚咚声。难怪公麋鹿也叫做犁角兽：它们的犄角又宽又大，像犁似的。

战败的公麋鹿，有的慌慌张张地从战场上逃走；有的受到可怕的大犄角的致命一击，撞断了脖子，血流倒地，最后死在战胜者的铁蹄下。

震撼的吼声再一次响彻森林，那是胜利的号角。

在森林深处，一只没有犄角的母麋鹿在等待它。胜利的公麋鹿成为了这一带的主人。

它不容许任何一只公麋鹿到它的领地上来，哪怕是小麋鹿。一旦出现，会立刻把它们赶走。

它那低沉的吼声响雷般能惊动很远的地方。

等待帮手

乔木、灌木和青草都在忙着安顿后代。

从槭树枝上挂下一对对翅果，已经裂开了的。它们在等待，等待风把它们吹落，散播开去。

同样在等待风的还有草：在蓟高高的茎上，从干燥的花里，露出了

一丛丛蚕丝般的灰色绒毛；香蒲的茎，长得比沼泽地里的草还要高，顶上还穿上了褐色的小皮袄；山柳菊的毛茸茸的小球早已作好准备，等待着在晴朗的日子随风飘散。

还有许多别的草，小果实上生着细毛——长的，短的，极普通的，羽毛状的。

而收过了庄稼的田里，沟旁、路旁的植物，等待的却是四条腿的动物和两条腿的人。牛蒡，它那带刺的干燥花盘里，装满着有棱角的种子；金盏花，它的黑果实是三角形的，老爱戳破行人的袜子；带钩刺的猪秧秧，它的小圆果实，喜欢钩住人的衣服不放。要想擦掉，只有借助一小块毛绒来擦。

■ 尼·巴甫洛娃

森林里来的第五封电报

（本报特约记者发）

我们从埋伏的地方看到了，原来是鹬在河湾沿岸的淤泥地上，印上的小十字和小点子。

有淤泥的小河湾是它们的小饭馆，它们在这儿歇脚，休息休息，觅觅食。它们迈着长腿在这松软的淤泥上走来走去，留下了许多张得很开的三脚趾印。而那些一个个小点，则是它们为了拖出淤泥下的小虫当早饭吃，把长嘴插进了淤泥里的印迹。

我们捉到一只鹳（guàn），它在我们家屋顶住了整整一个夏季。我们在它脚上套了一个很轻的金属环（铝制的）。环上刻着：鸟类研究组，A-2441195。然后放走了它，让它带着环飞走了。如果有人在它过冬的地方捉住了它，我们就能了解到，我们这地区的鹳冬天在什么地方住。

森林里的树叶变得五彩缤纷了，开始纷纷下落。

都市新闻

黑夜里的惊扰

在城郊，几乎每夜都有惊扰声。

人们听到了院子里的响动，跳下床来，把头伸到窗外看。出什么事啦？

家禽们都在下面大声地扑棱着翅膀，鹅咯咯地叫，鸭嘎嘎地吵。难道是黄鼠狼来吃它们了，或者狐狸钻到院子里来了？

可是，石头的围墙围着，房子的铁门关着，哪里会有黄鼠狼和狐狸呢？

主人们在院子里巡视了一遍，又检查了一遍家禽栏。一切正常，什么也没有，谁也不可能钻过这坚固的锁和门闩。也许只不过是家禽们做噩梦了吧。现在它们已经安静下来，人们也上床安心睡觉去了。

可是过了一个钟头，又开始咯咯咯、嘎嘎嘎地吵了起来。惊惶、骚乱慌作一团。又怎么了？出什么问题了？

打开窗户，静静地听吧。漆黑的天空中闪烁着亮晶晶的星星，静悄悄的。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好像有一条影子掠过去了，一个接一个，遮住了天上金色的星星，传来一阵阵轻轻的哨声。在高高的夜空里，响起一种模糊的声音。

鸭子和鹅一下子都醒来了，它们好像早已忘记什么是自由，这会儿却因为莫名的冲动，不停地扑棱它们的翅膀。它们踮起脚，伸长脖子，叫个不停，那叫声听来很是苦闷、哀怨。

它们那自由的远房亲戚们，在漆黑的夜空中用召唤的声音回应着。一群一群有翅膀的旅行家，正在飞过石头房、铁房。鸭子们继续扑棱着翅膀，野雁和黑雁用喉音你呼我应。

“咯！咯！咯！走吧，走吧！离开寒冷，离开饥饿！走吧，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吧！”

候鸟响亮的声音在远处消失了，而那些早已忘记怎样飞的家鸭和家鹅，还在石头院子的角落里吵吵闹闹。

大胆的突袭

在列宁格勒的伊萨耶夫斯基广场上，大白天的，当着行人的面，上演了一场疯狂的突袭。

一群鸽子从广场上飞了起来。这时，伊萨耶夫斯基寺院的圆屋顶上的一只游隼，突然俯冲下来，向边上的那只鸽子猛扑过去，接着就只剩下一堆绒毛在空中乱飞。

行人看见那群受了惊的鸽子慌慌忙忙地藏到了一栋大房子的屋顶下去了，游隼用脚爪抓住被啄死了的鸽子，费力地飞回了大教堂的圆顶上面。

我们城市的上空，是游隼飞翔的必经之路。这些带翅膀的强盗喜欢将匪窝建在教堂的圆屋顶上和钟楼上，因为这里很方便侦察猎物。

森林里来的第六封电报

（本报特约记者发）

寒冷的早霜来袭。

有的灌木的叶子像被刀削过了似的，树叶雨点般从树上洒落下来。

蝴蝶、苍蝇、甲虫都各自躲了起来。

候鸟中的鸣禽，急急忙忙地飞过一片片丛林和小树林：它们已经饿了。

只有鸹不抱怨没有东西吃，它们成群结队地向熟透了的山梨奔去。

寒风在光秃秃的森林里咆哮。树木都已酣睡，森林里再也听不到鸟儿的歌声了。

把蘑菇都忽略了

9 月里，我和同学一起到树林里去采蘑菇。我在那儿吓跑了四只松鸡，它们是灰色的，脖子都还很短。

接着我看见了一条死蛇，已经风干了，挂在树墩上。树墩上有一个小洞，洞里有东西在咝咝地叫。我猜，那一定是个蛇洞，真是个可怕的地方，我赶紧跑开了。

后来，当我走向沼泽地的时候，我看到了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从那里飞起来七只鹤，好像七只绵羊。从前我只在学校里的图画书上见过鹤。

同伴们都采集了满满的一篮子蘑菇，可我只在林子里瞎转悠了：到处都有鸟儿飞来飞去，到处都有鸟儿唧唧喳喳。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一只灰兔从路上跑过，它的脖子是白的，后腿也是白的。

我从那棵有蛇洞的树墩旁边绕了过去。我们还看见了许多雁，它们从我们的村庄上飞了过去，大声地叫着。

■ 森林记者 别兹美内依

喜鹊

春天的时候，几个调皮的农村孩子捣毁了一个喜鹊巢，我从他们那儿买来一个小喜鹊，只用了一天一夜便把它驯养了，第二天已经可以从我手里吃东西，喝水。我们给它起名“魔法师”。它很接受这个称呼，我们一叫，它就答应。

喜鹊的翅膀长齐了后，总喜欢飞到门上去停着。对面是厨房，里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下方有一个抽屉，抽屉里总放着一些食物。有时候，我们刚拉开抽屉，它就立刻从门上飞下来，钻到抽屉里面去，急急忙忙地啄里面的东西。把它拖出来的时候，它还乱叫着不肯出来。

我去打水的时候，一喊：“魔法师，跟我来！”它就会落在我的肩

上跟我走。

我们喝早茶的时候，喜鹊总是首先张罗起来：又是抓糖，又是抓甜面包，有时候还直接把爪子伸到滚烫的牛奶里面。

最搞笑的是我去菜园子里给胡萝卜除草的时候。

魔法师蹲在垄上看我怎么做，然后也开始拔垄上的草。像我一样一根根拔起来，堆在一起。它帮我除草呢！

不过，它搞不明白应该拔什么：经常把杂草和胡萝卜一起拔出来。这个助手啊！

■ 森林记者 维拉·米谢耶娃

山鼠

我们在挑选土豆的时候，突然有个小东西在我们的牲畜栏里沙沙地钻动。然后跑来一只狗，蹲下来仔细地嗅着。小东西依然在钻动着。狗开始刨坑，一边刨，一边汪汪地叫，因为小东西正在朝着它钻过来。狗刨了一个小坑，已经可以看到小东西的头了。

接着，狗又挖了一个大坑，把小东西拖了出来。小东西直咬它。狗把小东西从自己身上扔了过去就开始大声吠。小东西只有小猫那么大，灰蓝色的毛，又带点黄、黑、白。我们把它叫做山鼠。

■ 森林记者 芭拉索娃·玛利亚

秋天的蘑菇

现在森林里真让人郁闷，光秃秃，湿漉漉，散发着一股烂树叶的味道。唯一的喜悦是蜜环菌，叫人看了心里高兴。它们有的堆在树墩上，有的爬到了树干上，有的散落在地上，好像有些特立独行。

看着好看，采集起来也叫人喜欢，几分钟就可以采一小篮子。还是光采蕈（xùn）帽，光挑好的采呢。

这种小菇好看极了。它们的帽子绷得紧紧的，像小儿帽一样。下面

围着一条白色的围脖。过几天，帽子边会翘起来，变成一顶真正的帽子，围脖则会变成领子。

整个帽子上面都是带有流苏的鳞片。什么颜色呢？很难说清，反正是一种让人舒服的宁静的淡褐色。小蕈帽下的蕈褶是白色的，老的则是浅黄色。

不难发现，当老蕈帽盖在小蕈帽上时，小蕈帽上仿佛敷着一层粉。你心想：难道它们长霉了？可是接着你就明白了：这是孢子。老蕈帽上撒下的孢子。

如果你想食用这种菇，你可得把特征记牢了。市场上，把毒蕈跟它搞混的事常有发生。有的毒蕈也像它一样生在树墩上。不过，毒蕈的蕈帽下都没有领子，蕈帽上没有鳞片，蕈帽颜色很鲜艳，有黄的，浅红的，帽褶或者是黄的，或者是浅绿的，至于孢子，则是乌黑的。

■ 尼·巴甫洛娃

都藏起来了

越来越冷了！

美丽的夏天走了……

血液快要冻住了，也懒得动弹，老瞌睡。

有尾巴的蝾螈在池塘里住了一个夏天，一次也没有出来。现在它爬上岸来，慢慢爬进了树林，找到了一个腐烂的树墩，往里面一钻，缩成了一团。

青蛙却相反，它们从岸上跳进池塘，沉到池底。钻进了深深的淤泥里。蛇和蜥蜴躲到了树根底下，把自己藏在暖和的青苔里。鱼儿们挤在河水的深处，水底的深坑里。

蝴蝶、苍蝇、蚊虫、甲虫一类的，都钻进了像树皮、墙壁的裂口和细缝里一样的地方藏了起来。蚂蚁堵上了所有的大门，把那高处的所有出入口都封锁起来了。它们爬到最高处，彼此紧紧地挤作一团儿，就这样也开始了冬眠。

越来越饿了！

热血的动物——飞禽走兽们倒不太怕冷，只要有东西吃就行：它们吃下去东西就像体内开始生火一样。饥饿是随着寒冷一起来临的。

蝴蝶、苍蝇、蚊虫都躲了起来——蝙蝠没东西吃了。它也只好躲起来，在树洞、石穴、岩缝里和阁楼屋顶下面。用后脚爪抓住一样东西，头朝下倒挂着，以翅膀裹住自己的身体，像是披了一件斗篷似的。就这样也开始了冬眠。

青蛙、癞蛤蟆、蜥蜴、蛇、蜗牛，也都躲了起来。刺猬躲在树根下的草垛里，獾也不常出洞了。

候鸟飞去过冬了

从空中开始的秋天

如果能从天上看看我们这无边无际的国土，该多好！秋天，乘热气球到比静止的森林更高的地方，离地面约三十公里①吧，也看不见我国国土的边缘。但是，天气晴好的话，没有云层的遮挡，视野还是很开阔的。

从那么高的地方看下去，会觉得我们的大地在移动：有什么东西在森林、草原、山丘和海洋的上面移动……

是鸟儿。数不清的鸟儿。

我们这儿的鸟儿离开故乡去别的地方过冬了。

当然，也有留下来的鸟儿：像麻雀、鸽子、寒鸦、灰雀、黄雀、山雀、啄木鸟和其他种类的小鸟；所有的野雉，除了鹌鹑以外，也不飞走。还有老鹰和大猫头鹰。但这些猛禽，冬天在我们这儿没多少事可干：大多数鸟冬天都离开我们这里。候鸟从夏末就开始动身，最先飞走的是春天最后飞来的那一批。这样，持续整整一个秋天，直到河水

结冰为止……最后离开我们的，是春天最早飞来的那一批：秃鼻乌鸦、云雀、椋鸟、野鸭、鸥……

什么鸟儿往哪儿飞

你们认为鸟儿是从平流层飞往过冬的地方——所有鸟群都是从北往南飞吧？才不是呢！

不同的鸟儿在不同的时间飞走，大多数鸟是在夜间飞走，因为安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鸟都从北往南去过冬。有些鸟，秋天从东方飞到西方去。有些则正好相反——从西方飞到东方去。我们这里甚至有一些鸟，一直飞到北方去过冬！

我们的特约记者，有的给我们拍来了无线电报，有的通过无线电广播通知了我们：什么鸟往哪儿飞，我们的带翅膀的旅行家们在路上感觉怎么样。

从西往东

“嘁！嘁！嘁！”朱雀们在鸟群中这样交谈着。早在 8 月，它们就开始了从波罗的海海边、列宁格勒和诺夫哥罗德州的旅行。它们不紧不慢地飞着，一路上都有吃的，足够了，还忙活什么呢？又不是赶回故乡去筑巢和养育雏鸟。

我们看见它们飞过伏尔加河，飞过乌拉尔一座不高的山岭，现在看见它们在巴拉巴——西西伯利亚的草原。它们一天天地向东，向东，向日出的方向飞。它们飞过一片片丛林——巴拉巴草原上到处是桦树林。

它们尽可能地在夜间赶路，白天休息和觅食。虽然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飞，而且每一只小鸟都留神着四周，以防不测。可是惨剧还是时有发生，一个疏忽，就会被老鹰抓去一两只。在西西伯利亚，猛禽——雀鹰、燕隼、灰背隼什么的，实在太多，它们飞得太快了！当小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